



佛教的環境倫理觀

華梵大學東研所所長蔡耀明

置身於現代的社會，不論是好的、壞的，我們都無法避免政治、社會環境所帶給我們種種的影響。像最近的選舉問題，確實對很多人在生活、情緒和行爲，造成了不同的衝擊。我認爲這是因爲政治上選舉的空間過份的膨脹所致。相對之下，對於我們個人的存在，還有我們今天要談到的環境、宗教等等的空間，都會形成壓縮的效果。天底下並不是只有政治或選舉這些事而已。在從事系列宗教方面的探討之後，我深深覺得宗教所要努力的事情之一，在於營造出其存在的空間和獨特的內涵。不然的話，就會變成社會的潮流或是政治的紛爭過份膨脹，會淹沒掉這個世界正常的運作以及很多有意義、有提升性的事情。這些應當有其重要性，且更有其刻不容緩的必要性。

在這裡，我們要談到兩個部分，一個是佛教，另一個是環境倫理。就這兩個部分來說，它們跟我們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連？這兩者之間又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首先，就從所要探討、關切的對象來思索。在談到思想學說或是倫理價值之時，如果只是講一大堆的專門用語或是論文規範，在當今是比較行不通的。我個人的看法是可以找一個入手處來談佛教，或者是宗教或所謂的環境倫理。它到底在面對什麼事情？爲什麼它會激起宗教界及學術界的嚴重關切，並引發出若干對應的態度和想法，且實際付諸於行動？這當中很重要的一個轉折步驟，叫做「形成問題意識」。很可能我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但是，不同的宗教、思想或

哲學就會對不同的對象形成不同的問題意識，來做一個轉折，因此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出比較深入的道路出來。

首先，從佛教來談起。佛教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問題？答案是「生命現象」。生命現象並不是目前所見到的樣子而已，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就是變化不斷。所謂的變化不斷，大家多多少少都可以有一定的認識。這所謂的生命現象變化不斷，如果進一步去看的話，可以看出什麼樣的重點？大體來說，有兩點：(1)一大堆的生命現象彼此之間有各式各樣或是密切、或是疏遠的關係；(2)在生命現象變化的歷程當中，有多少成分是可以自我主宰的。變化的歷程有其段落式的結束。這段落式的結束歷程，以佛法來說，在物質現象是成、住、壞、空；在生命現象是生、老、病、死；在精神心靈則是生、住、異、滅。這是對於變化歷程更進一步的觀照和說明。接下來，說明這變化歷程前後之間的道理和其運作的機制。如果說天底下的事情都是早已事先注定，或是操縱於某個偉大的精神意志，一般稱為「宿命」或「天命」，我們在這世間就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全然是束手無策、一籌莫展，那麼也沒有什麼好談的。如果只是亂變一通，就不能於其中觀照出一個理則，自然也不能就這變化而採取對應的行動。這兩者都不為佛法所認可。佛法所採取的對應觀點，有一個專門用語，叫做「緣起」。這個「緣」是指條件。世間的事情都是由各式各樣的條件慢慢結合，才產生出現象來。由於現象的產生是由各種主要的、次要的條件所結合，慢慢的凝聚而形成的，因此在現象或是事物產生之後，接著由這些構成的條件來進行推波助瀾，引發結合、解散的作用，因而形成變化之流的前後環節。這前後的環節，可以落實在我們一生的過程，從入胎到出生，接著經歷了成長過程，在成長的過程表現出各式各樣的現象，走過一生的歷程，然後就走向死

亡。這其中有它一個環節、一個環節的作用，參與的條件非常的多，專門的用語就叫做「眾因緣生法」。這指的是眾多的條件彼此結合、解散，世間的事情就因而產生且變化不斷。面對這個情況，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做法：其一、對變化之流和其中前後之間的環節一無所知，而為變化之流所推動，就如同掉到激流當中，由於不諳水性，只能無可奈何地隨波逐流；其二、這是佛法可以著力之處，可分成兩個程序：(1)觀照出這變化之流的運作理則、運作機制和運作歷程；(2)觀照我們自己或是其他人、事、物，今天之所以會變成這種情況的原由，進而對參與這變化之流的條件，在項目和品質上，做各種因應的調整。在做出各種對應的調整之後，世間的現象在顯現和變化的路程上，可以往好的方向，也可以往不好的方向，甚至於也可以對變化之流的方向，做各種不同的修行。這指的是變化之流的歷程是可以理解的，且是可以操作的。這所謂的操作，可以使得變化之流越變越好，甚且可以從變化之流的操作出發，這個操作，專門的說法叫做「解脫」。解脫什麼呢？解脫生、老、病、死。

如上所述，面對生命現象有兩個重點：(1)變化之流前後之間的環節；(2)生命現象彼此之間的關連。這彼此之間的關連正好是今天環境倫理的重點所在。我們今天想要做的，不外是關切與環境有關的現象。在導入到佛法的環境倫理觀之時，首先面對的是生命現象在橫切面上彼此的關連，以及在縱貫面上生命變化的流程，其次是如何在環境倫理上調解這橫切面上彼此的關連。環境是各式各樣情況的展現，這些情況彼此成爲一個運作的關連體系。環境可以區分爲自然環境、生命環境或是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環境等等。今天是以自然環境，或稱爲自然世界，作爲最主要觀照的重點，來面對生命現象。如同目前這樣的講

演，或是在經營自己一生的過程，都可以如上縱貫面或以橫切面的加以展開。橫切面的展開，就是彼此的關連。我們可以說，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是以自我為中心。或者說在這片土地上，比如說經濟的成長、科技的發展等等，我們對於這所謂的自然世界想要怎麼開發，想要怎麼控制、怎麼應用，都可隨心所欲。以環境倫理學來說，這叫做「自我中心觀念」，或者是「人類中心觀念」。

佛法並不是以這樣的觀點來論述。在面對自然世界時，首先思考的是自然世界可以做哪些分類？其次，身為一個實踐佛法的修行者，要在這個世界中經歷一生，期能從生死流轉得到解脫，那麼對應地來面對自然世界的時候，可以面對幾種不同的階段？第三，在面對自然世界的時候，如果不是以自我為中心，或是以人類為中心，那麼又能夠以什麼樣的入手眼光來加以切入？佛法在這方面的論述，大致提供了三個步驟：

(1) 看到所謂的自然世界、自然環境是否有其存在上一定的位置？怎麼說呢？像我今天高興的時候，對自然世界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不高興的時候，想要將其糟蹋成什麼樣子，就糟蹋成什麼樣子。如果是以這個方式入手，大致上就有一個重點：狹小的、廣大的整片自然環境，是否有其存在上一定的份量？不同的宗教包括佛教在內，都會對「自然世界是否有其一定的份量」，提供一個較深刻、廣大、長遠的觀點。這些都談到怎麼樣去經營自己的生活，怎麼樣從整個政治、社會、經濟、科技的運轉，來看待自然世界。這是可以提供入手的第一個重點。

(2) 不只是看出個別的、全體的自然世界是否有其存在的一定份量，還要看到彼此之間的關連。狹小來說，我跟我家的後院、我跟我住的鄰里；廣大來說，我跟這片土地，或是郊遊、爬山所到之山林、曠野，所到之處，跟這些自然世界是不是以自我為中心，想要怎麼走就怎麼走，想要怎麼做

就怎麼做？還是說，走到任何地方，從自家的後院，一直到深山、大海、山林、曠野等等，都可以看出自己跟這些自然世界之間有適當的關連？(3)或者自己目前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或者自己在政治、社會、宗教、經濟，具有相當的能力與份量，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世間，不只是一個平凡的人而已，還可以透過進入到社會中取得一個適當的位置，譬如：工程師、教師或是政策擬定的人物。通常置身於高位的人，所要對應關連到的情況，需要付出的責任也相對的更廣大、更沉重。不論我們活著只是過一個平凡人的生活，或者透過宗教和透過走進社會裡，在社會上取得一定的份量，是不是我們都對自然世界需要負起某種責任？這是環境倫理學所要談的一些重點。如同剛剛所講的，特別是一個共同運作關連的場所，環境是以自然環境為準。其次，倫理中重要的是什麼呢？第一、是評價，第二、是規範因素，第三、是佛教在對應的態度、實踐的導向和各種實踐上的重點。這是在環境倫理學中，面對環境所發展出在評價和規範上的論述，以及在行動導向上，一系列的準則和實踐。

接著要講剛剛所談到的橫切面上一分為三的步驟：(1)自然世界是否有其存在上一定的位置？(2)自然世界與我們自己、人類倫理之間，這所謂的關連到底是怎麼回事？(3)站在自己或是人們的立場，對自然世界是否應當負起什麼樣的責任？好比說：做一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一定要把課程有格局、有內涵、有眼光的講授出來，這是身為老師的職責所在。那麼我們面對自然世界時，是否同樣有這樣的職責所在？這職責包括了在客觀上是怎麼一回事，以及在主觀上是怎麼加以認定，認定之後，又是如何付諸實行。這三個步驟，首先就從第一個步驟來入手。

我們活到了今天，不妨來反觀自己：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有什麼樣的過去和成長背景？在內心深處，有什麼渴望？生來有些什麼樣的習慣？對自己是如何處處的維護？對自然世界是如何的認知、對待？佛法大致上不會單純的以個人約定俗成的成長方式去看待且導出態度和行動。宗教之所以能夠長遠流傳，能夠積極廣大、深遠，那是因為在面對問題時所切入的角度、深度、廣度等等，必然有其獨特之處。今天就初步來跟大家分享這些獨特之處。首先，我們來看自己時，對應的是周遭一大堆的人物，還有今天所要談到的自然世界。我們看到自己時，是看到自己約定俗成的這個樣子。面對自然世界時，會去思考：相對應於我們，自然世界就其本身而論，具有什麼樣的存在位置？譬如說：在政治社會上，稱爲人權；在家庭裡，叫做家庭的一份子。那麼這樣一個涵括山河大地等物質世界、植物世界、動物世界的自然世界，是否應當有其存在上一定的位置？在這個世間，可以看到一大堆所謂生、老、病、死的生滅變化歷程。剛剛談到，我們或者是以自我爲中心，或以人類爲中心，而佛法大致上並不是如此。在佛法中所面對的生命現象是以什麼爲其主要之表現？以什麼樣的場所爲其格局之所在？宗教之所以爲宗教，大致上就是看得比較深遠、比較廣大。佛法是面對一切的生命現象。這一切的生命現象就表現爲人類的、動物的、天上的、在地獄受苦的等等，這一切統稱爲「六道」。這所謂的「六道」，指的是一輩子、一輩子的，歷經生、老、病、死走向死亡的過程，可是在走到死亡之時，絕大部分的生命個體不見得都能一死即徹底休息。也就是說，在活著這一生之中，各式各樣的關係都達到平衡的情況。由於在思想、感情、行爲上，這一輩子都是處於波動的狀態，以致於無法在死亡時刻即歸於平衡，因而會繼續的一直波動下去。走到死亡之後，這各式各樣的

生存運作都會繼續的波動下去，因此就會跑到下一輩子。一輩子、一輩子的跑來跑去，就叫做「生死輪迴」。因此所謂的自己，或廣泛來講，所謂的人類，這也只不過是一切的生命現象，在生、老、病、死所形成的生死輪迴之中，一輩子的情況而已。這也只是目前所表現的情況。就這目前所表現的情況，其差別不外是：或是在這世間取得有利、不利的位置；或是在這世間經營出好的、壞的不同成果來；或是痛苦多，還是快樂多。但是，不論這一輩子是人、動物或是掉到地獄，這之間所顯現的區別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在變化的過程之中，雖然這輩子以人的身份來顯現，可是如果胡作非為的話，有可能下一輩或過幾輩子之後，由於自己惡形惡狀的波動，就把自己往畜生道或更為低下的方向推進，故而過幾輩子之後，就以動物的身份來出現。這是在面對一大堆的生命現象之時，佛法基本上不把眼光只放在自己，不把眼光只放到人類，而是把眼光放在一切的生命現象上。一切的生命現象都是經營著一個生命變化，並一輩子、一輩子不斷的交錯著。

在交代過縱貫面之後，接下來要談的是橫切面。這橫切面大致上來說，即是生、老、病、死乃至於生死流轉所依託的場所，藉此能夠不斷的變化下去。這所依託的場所，當然不會只是以台灣這一片土地為其範圍，也不會以地球為其範圍。在佛法中有所謂的「三界六道」。「六道」剛剛已大略談過，「三界」則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廣泛來講，這些包含著各式各樣的空間，包括太陽系、銀河系乃至全宇宙；再更擴大來說，包括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當有能耐之時，所有的生命體都可以在這些空間跑來跑去。

接著來看到第二個重要的特質：彼此的關連。在這世間裡面，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得夠長遠，像過去生、現在生、未來生；把空間打開得夠

廣大，不只是這片土地，還包括太陽系、銀河系、宇宙等等，這麼一打開來，這當中的生命現象就叫做一切的生命，這當中的環境就牽涉到整個宇宙。在橫切面上，多多少少有密切的關連；在縱貫面上，就是無始無終的變化之流。在談到環境倫理之時，首先就可以看到關連與網絡上，這網絡的格局是怎麼樣設定下來。談到這裡，還有一個前提：面對自然世界。自然世界可以包括：山、河、大地、植物、動物。這些自然世界的轉變，包括構成的項目，以及存在上的位置到底如何？答案很簡單，就是我們對於自己賦予多少存在上的份量，那麼對等的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植物、動物等等，對應的就有那些存在上的份量。

針對這個存在的份量，接下來要談到第三個步驟。第三個步驟就是面對自然世界。除了剛剛談到變化關連的網絡之外，是否我們對於這世間的自然現象需負起某種倫理上的責任？首先是看到我們是怎麼對待自己的。對待自己有很多的方式，首要的是尊重。「尊重」這個概念如果從中文來講，它跟另外一個語詞「尊敬」不太相同。「尊重」是認識且承認個人與他者。這個「他者」包括其他的人物、自然世界，通通有其存在上一定的份量。「尊敬」是對自己或周遭的人，因為在表現上有其特殊之處，而予以肯定，比如說：在社會上奉公守法、好好做人，做一個誨人不倦、敬業盡責的老師。通常凡是存在的，自有其存在於這個世間的位置。我們當然希望自己在這個世間也有一定的位置。當我們跑到這個世間來時，桌子、椅子、自然世界等等也都已經出現於這個世間，這便是已經顯現出在時空變化歷程當中有其一定的位置。雖說在客觀上有這麼一回事，我們在主觀上不見得能夠認識、承認、欣賞到這一回事。認識、承認以及欣賞這所謂包括個體、群體和自然世界存在的這一回事，所表現出來的便是「尊重」。舉個例子來說，因為我開車、我最

大，所以誰倒楣誰被撞；或是我速度最快、我要趕路就可以無視於他人或他物的存在，這便是尊重與否的問題。在談到佛法中的環境倫理，首要的是「尊重」的態度。有所謂「尊重」的態度之後，其他很多在倫理的規範上，一步一步的態度、要求和實踐，才能夠做得下去。如果連這所謂的尊重都辦不到，就只能流於唱唱高調，不足以觀之。所以，在此三個步驟：第一、就存在上的位置來講，在客觀、主觀的認定上，我們賦予自己多少存在的份量，那麼山、河、大地，包括動、植物等等，就應當有其存在上多少的份量。第二、彼此的關連，在當今生態學中可以說是著墨最多的。往往我們會基於自己的利益，或對自然世界毫無興趣、漠視不理，或是予取予求，任意的剝削、宰制。如果一開始就像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即能從比較基本的層面加以入手。從基本的層面入手，或許會使大家覺得有點枯燥。可是，如果我們都出自於那種以個人為中心、約定俗成的方式，很可能就會隨著心情的改變，今天對這樣的情形有反應，明天對這樣的事情毫不在乎，這也包括對自然世界或人跟人之間、家庭之間或男女朋友之間的交往。好的時候，好得不得了；壞的時候，各種爛事、各種爛話都做得出來、都說得出來。如果這樣的情況是司空見慣，那麼我們從事哲學和宗教的研究者，就會在專業上提出一個補足的空間。這補足的空間就是：我們這輩子中，對自己、對周遭的人物、環境，所形成對世界的認知、態度和實踐，是否導入得夠深刻、夠廣大？這才不至於會因為心情的好、壞，人與人之間的口角、一時的不愉快等等，而造成社會上非常慘烈流血的場面。所以，大家或許會對於從這種理論基礎比較深刻的地方來著手，好像不知道在談些什麼事情。不過，正好就是從根本的地方來著手，使得我們能夠對於廣泛的變化現象、長遠的變化歷程和這當中各式各樣千

差萬別的關連行動系統，以及如何在種種不同的關連情況當中，一步一步的設定出世界於自己，世界於他人，世界於自然環境的態度和倫理導向。今天所談的內容，最主要重點即在於此。

以下要談佛法在面對一切的生命現象時，從彼此關連所形成的變化之流，看到各自存在一定的位置，並看到彼此之間的關連，進而導出這當中所延伸出我們對自然環境的責任，而這樣的責任，是以尊重來入手，接著才談尊重之後是什麼。可以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談起，這是隨著或是面對小格局的環境，或是面對大格局的環境，或是面對高山、大海，或是公園、台灣隨處可見的山林野地等等而定。其次是隨著我們自己的情況，或是我們是小孩子、成年人，或是需要把很多時間放在自己的課業，或是我們有很多的本錢或資歷來關注自然世界……，大致上是隨著這些條件的不同，對應的態度以及進一步在倫理的導向上，就應當去加以考究。

佛法通常第一個重視的原則：基於世間的事情千差萬別以及變化不斷，因此對應的去調整觀看重點、延伸態度和行動取向，避免以硬梆梆的原則去要求所有的人。不論你是初學者或是苦學到老的人，如果都用同樣的準則去做的話，反而會產生反效果。所以，在這裡就可以一步一步的隨著這當中所面對的大小，不管是山林曠野，或是自己的後花園的情況，以及隨著自己所能掌握本錢的多少，對應的來把這些準則給予釐清開來。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家庭裡面有一個倫理關係—孝順。如果說我們是為人子女的，在我們小的時候，為什麼要孝順父母？怎麼個孝順法？在我們壯年鼎盛或是七老八十的時候，盡孝的方法都是會有所不同的。另外，有錢或沒錢等等情況，這些都是隨著處境的不同，在表達對家人、朋友、人類等等適切的倫理關係上，也就需要對應的改變與



調整。同樣的，在對應於自然世界上，也因為主、客體千差萬別的情況，必需加以調整。這調整可以用一步、一步的方式，把這些準則、理念，還有基本的精神給予引導出來。所以，即使面對千差萬別，大致上多多少少還有這準則可循。這必要的準則，叫做適度的更動。接下來要談我們在這世間裡面，至少要維持一個像樣的水準，包括我們好不容易做為一個人。試看在這世間裡面，並不是很多的生命個體都能夠像我們一樣，擁有人這樣子的一個形軀，而能去從事很多賞心悅目的世間活動，比如：音樂欣賞、藝術創作等等。很多的動物、植物，它們沒辦法跟人一樣做一些比較高階的經營或是創造的工作。我們以人的型態出現走到這一輩子，能做到的第一點就是至少維持這樣的水準，不讓自己在人世間一輩子的過程當中留下污點，如此才足以確保這一輩子不會是一直往下沈淪的。所以，走到這一輩子結束之後，試想下一輩子到底可以走到哪邊去？如果這一輩子是一直往下掉的，那就是我們所表現出來內心種種的波動，包括我們的情緒、情感、意志、願望、觀念，以孟子的話來講，叫做人與禽獸之間的差別是微乎其微的。若我們在這一輩子裡面，跟所謂的禽獸沒什麼差別的話，那就想想：我們這樣的一輩子，活到下一輩子的時候，又會走到什麼樣的層次？下場實在是相當令人擔憂的。

第二、是面對自然世界。談到倫理責任的時候，首要的要求就是走到目前這個地步，至少是維持這個地步。因此，對應的是，面對自然世界，第一是尊重，第二是不讓自然世界因為我們在經營所謂的生存活動，而跟自然世界有各種交涉之時，使得自然世界因為我們種種的活動，其存在上的水準，因而受到踐踏或糟蹋。對於這件事情，倫理的準則第一個，叫做面對自己的時候，稱之為不傷害自己，第二個，面對他

人，尤其是面對自然世界的時候，叫做不傷害自然世界，因而形成了彼此通通不傷害。當然，這只是一個倫理準則。不過，能夠形成倫理準則，對我來講，也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在面對事情的時候，不見得都能夠一以貫之的形成某種準則，且在第一時間點內，馬上就浮現於自己腦海中。譬如說看到一朵小花，就會想到從小唱的茉莉花，於是就把它摘下來了。就在第一時間點，我們看到花的時候，馬上會想到，花長成這個樣子，正如我們跑到這世間來，成長到這個地步，是在同樣的存在位置。雖然說是花開、花謝，可是我們也是人生、人死。相對來說，我們也不希望自己就這樣夭折掉。譬如說，我們也是很喜歡天打雷劈或是意外災難發生在我們身上。因此，我們可以設身處地，這些花花草草應當也不希望有人看到它太美麗、太礙眼、太檔路等等，就把這朵花摘下來，或是一腳就踩上去。所以，這裡就是說，第一個時間點浮上腦海的準則是什麼？就是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他人和自然世界。因此，能夠形成彼此之間不加傷害的情況。對於自然世界是否可以或應當負起一些的責任，這是佛法所提供的第二個準則。

接著要談這條準則落實下去之後，改變了人們什麼呢？或者不特別去傷害這些在自然環境裡面的動物、植物，或是刻意培養一些能夠長得又快、又肥的東西。這些東西第一在面對劇烈的物質環境變化上，大體上就是比較脆弱的，而與其相對的是多元的物種。這些多元的物種，在長期的演化當中，因而比較能夠去應付各種環境的變化，有些物種或許會遭殃，不過在多元物種的情況之下，多多少少就有些物種，會像一句至理名言所說：生命總是會找到其出路的。如果許可多元物種的存在，在面對不同的環境變化、細菌感染，就不至於全盤遭殃。如果我們都用那種大量飼養的方式，第一個就是，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幾乎是難以彌

補的浩劫。相對之下，一旦發生流行性疾病，那麼我們所刻意培養的這些物種，往往就會一下子全部遭殃。這是看到如果我們只是以自己為核心，以自己或以人類各式各樣的需要來面對自然世界，那不只是在現實面會形成生態的反撲而已。此外，佛法並不是都以現實上的利害來權衡的。第一，如果我們這樣做，在長遠的變化當中，彼此之間的生死流轉這件事情該怎麼辦？第二，我們站在人或是修行者的立場，不只是在消極上面去照顧、注意到生態反撲的情況，應當是在生態反撲形成之前，積極的形成一個比較深刻、比較廣大的觀照，並且高度的來對自己和自然環境，形成一種帶有莊嚴性的責任。相當於父母照顧子女，這並不是說不小心把孩子生下來，然後不得不照顧孩子。生命和生命彼此間的關連，中國儒家可以講出一種高度莊嚴的潛在責任。這在佛法中就將其引導到淨土的思想和實踐。我們對於自然環境不是說尊重而已，也不是說不去傷害而已，而是就自己存在上的情況能夠進一步的加以提昇。譬如說：將房間、居住環境打掃得很乾淨，敦品力學讓自己變得知書達禮的，認真教學盡到身為老師的責任……。這裡面就有一個莊嚴的概念，藉此這個世間可以清淨，也可以莊嚴。這對應的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不見得只能夠做一個凡夫過一輩子而已，對應的是我們也可以清淨自己、莊嚴自己。對於自然世界所能夠做到的倫理責任，這是所要談到的第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尊重自然世界，第二個步驟是不傷害自然世界，第三個步驟是積極的清淨、莊嚴自然世界。

接著要談到，如果是在家庭裡面，當我們是小孩子的時候，大致上就是熬過自己的日子不去闖禍，就叫做孝順；等到長大成家立業，賺了一些錢，就能在金錢上、精神上、情感上，讓家裡的老人家得到安慰。這是隨著自己年歲的成長，在孝順的作法上，就可以有所調整。對應

的，自然世界也是一樣。如果說我們現在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手無寸鐵，能夠怎麼辦？至少前面的兩點可以做得到，第一是尊重自己，尊重自然世界；第二是不傷害自己，且不傷害自然世界。這至少可以維持目前一個初步的水準。但是，佛法的環境倫理觀不會只是停留在這樣的初階地步。接著，佛法中的一個重點稱為「修行」。修行相當於學習。活在這個世間裡，首先我們經歷了自然人的歷程，自然人的歷程就是生、老、病、死的成長歲月；接下來就經歷社會人的歷程，社會人的歷程就是出生在一個家庭，然後進學校、出社會，而有種種的人際交往、成家立業的活動，之後我們就成為走進社會的一份子，並在這個社會裡面 make a difference，就自己的生存或專業領域來形成一些影響或是貢獻等等。這其中還有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學習怎麼來看待自己，怎麼來看待周遭的人，怎麼來看待這個自然世界。學習應該是終身不斷的。隨著自己年歲的成長，我們不會還停留在十歲、十五歲的自我認知上，比如說：已經讀到大學，要談戀愛，準備要成家立業，可是對於怎麼跟異性朋友交往，怎麼面對狂風暴雨、風和日麗，怎麼應付各種人際紛爭，還茫茫然的摸不著頭緒。在遭遇各種困難或傷害的過程之中，我們反而可以經過一番的淬煉來提升對於生命的尊重、契合、欣賞，這就是隨著年歲而成長。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對他人、自然環境的認識，包括態度、所作所為，全部都是可以打開學習的觸角和學習的眼光。問題是我們在這個世間所學到的，大致上是有限的經驗。或者是經歷自己成長的歷程，或是走進社會去成為社會的一份子，成為家庭的一份子，或是我們可以對天文、數學、物理、化學做一些很深入、專門的學習，所學習到的是我們所到的世間，包括這個世間的物理世界、自然世界、生命世界等等。作為修行的重點，佛法不只是經歷剛剛所講的自然、社

會人的歷程，走進社會、做各式各樣專業的學習而已。

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講到，佛法所面對的一個重大的課題，稱為「生命現象」。生命現象經營著生、老、病、死以及生死流轉，這可說是最大的學問。這最大的學問，表面上來看，是剛剛所講的，在這個世間裡面，所有的人物以及自然世界，全部關連在一起，這整個的變化之流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有，這個變化之流在段落上有其起點和終點，這個起點我們稱為出生，這個終點稱為死亡。接著我們要談為什麼在出生這樣一個起跑點上，大家都不一樣？男生、女生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形軀，包括你的指紋、眼睛、瞳孔等等，大家通通都不一樣。以佛法的觀點來說，在這起跑點上每個人都不一樣，這是在無盡的時間、無盡的生命之流當中，恰好跑到這一輩子，因為你已經跑得太遠了，在跑來跑去，所跑出歷程中的每一個環節，每一點都不一樣，因此就必須再往前追溯。往前追溯所要探討的問題是：怎麼跑到這個世間來的？其次是：這一輩子走完之後，可以怎麼離開這個世間，以及天下之大，有什麼樣的世界得以下一輩子開展下去？這是佛法面對生命現象，就生命現象橫切面上關連著的這些自然世界，來做修行的工作。變化歷程前後之間彼此勾鎖的環節，就好像火車一節、一節的車廂，好比我們人生一個、一個的段落，包括一輩子又一輩子。一節、一節的車廂有它前後之間彼此勾鎖的環節。這所謂的修行，就是看出這些環節是如何前後之間形成作用的？因此，透過修行就修成一種穿透式的觀照。其次來談人。我們稱之為人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情感和意志變化？在表現出來的情感、意志、想法等等內涵當中，是否多多少少帶有自我中心，帶有個人的偏執、情緒；而從這個偏執與情緒的方向來看，如果說這只是表現我們在這個世間作為一個個體的特色，這是無可厚非

的。但是，思想越是高漲，情緒越是偏激，往往可以越加顯示自己的個性。佛法並不作如是觀。佛法所強調的重點是，我們在表現自己的個性之時，這些想法、情緒是否會造成彼此之間的糾纏不清。譬如說：今天一不高興，就對人破口大罵；明天心情好，又對人嘻皮笑臉，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船過水無痕的來經歷這些事情，來經過這一輩子的歷程？佛法首先看到變化之流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變化之流是否會在其中形成彼此之間一個勾鎖的關係。譬如說：我今天來此講演，如果事前不做任何準備，在這講演當中就隨便帶過，什麼東西都沒講，然後時間就到了，大家一定會恨我一輩子，因為在最年輕的時候，最寶貴的兩個小時，竟然糟蹋在這一位老師的身上。這件事情是我所擔負不起的。這就是剛剛提到佛法所講的，第一，不傷害自己，第二，不傷害他人。當我們去傷害他人的時候，由於大家都是有情緒的，我們去傷害他人之後，彼此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平衡的。所謂平衡的關係就是，第一，我不會對這件事情有怨恨，第二，我不會以各種的方式來反擊對方。如果這當中引起大家在情緒上的不平衡，而這不平衡會在後續的過程當中，產生彼此間餘波蕩漾的效果。這世間中有很多的人際關係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出這類餘波蕩漾的後遺症。再舉個例子來說，爲了要維持生命，我們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吃來吃去，吃一大堆的動物，吃一大堆的植物，這是在莫可奈何之下，沒辦法的事。但是，佛法是不許可爲了貪圖口腹之慾而去趕盡殺絕的。因爲，各種的動物，包括我們在內，都有其存在上一一定的份量。可是，不只是這樣而已。大家都是有情緒的，如果我們是壽終正寢，通常是了無遺憾；相對的，如果我們是死於非命，那就是冤有頭、債有主。雖然是被動所致，卻是心有未甘，這件事情就沒完沒了。同樣的，動物跟我們也是一樣的。如果是自然死亡，也就沒什麼怨言；

如果只是在路上走來走去，你就一腳踩過去，這地方便結下了不解之冤。真的是如此嗎？當然是如此。

我們在這世間裡面，基於跑到這一輩子，就目前來看，稱為取得這樣的形軀。而這樣的形軀對於這世間所形成的種種的觀察、知覺，需要透過感官的配備去加以進行。這感官的配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可是，當我們睡覺的時候，這六種感官疲累得不能不休息。但是，我們的生命力量，佛洛伊德稱之為潛意識，在生命的過程之中，還是會繼續不斷的運作下去。雖然我們是在睡覺，但一睡覺就作夢，一作夢就啟動自己心靈能力中許多的波動。在我們心靈的記憶倉庫之中，累積著很多蠢蠢欲動的能量。白天時觸景生情，經由眼睛看到東西，有一個直接的接觸，產生我們的認識作用。可是在產生認識作用的同時，也伴隨著我們這輩子很多的記憶，這是白天的情形。晚上眼睛閉起來的時候，就睡覺作夢，是什麼在作夢呢？第一，是心理意識繼續在跑，第二，是我們在這一輩子之中，所形成的各式各樣所作所為的資訊。這相當於我們在電腦裡面，抓了一大堆的文件，這些文件就構成資訊的內容。資訊的內容在白天展現出來，就成為我們的記憶，或是一些象徵的顯現；在睡覺的時候，心是繼續跑的，但由於眼睛閉著不運作，對應的是我們生命資訊，特別是這一輩子當中，做來做去所累積下來的生命資訊。於是，就顯現成為作夢。

講到這裡，就要談到為什麼會有所謂的生死流轉？首先，是時間上的變化不斷。時間的變化不斷，對於生命世界，稱之為生命歷程的變化不斷。生命歷程的變化不斷以兩個現象來表現：第一，心理意識的不斷波動；第二，心理意識的波動不是像白紙一樣，而是在心理意識的波動過程當中，都伴隨著我們在這輩子和過去生所累積下來滿坑滿谷的生命

資訊。這些生命資訊專門語詞叫做「業」，這是佛法所講的業報因果。這個「業」，基本的意思叫做「造作」。什麼是「造作」呢？我們有身體的動作、語言的動作、還有腦筋轉來轉去，一大堆意念的動作。這些動作不是船過水無痕，而是動作之後就形成我們的認知、記憶、情緒，包括我們的偏執或習慣。接著就伴隨著生命相續的過程當中，而有所謂心理意識的相續。心理意識的相續像火車一節、一節的車廂，把這些一輩子、一輩子所造作、累積下來的生命資訊拖著跟著跑。從兩個現象可以來檢證。什麼事都不做的時候，由於我們眼睛沒有辦法盯著什麼看，耳朵也沒辦法聽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兩個現象，其一，就是念頭的波動，其二，就是妄念紛飛。這就是剛剛所講的，如同睡覺就作夢，一作夢的時候，就是念頭的起滅，還有妄念紛飛。如果什麼事都不做的時候，沒辦法讓自己的腦筋整個停止運轉；如果睡覺的時候，也做不到，一睡覺就作夢，就可理解讓自己停止心理意識的運轉是不可能的事。

接著，要來談死亡。死亡只不過是在這一輩子，生理條件到了一個段落之後的解散。解散的原因非常的多，包括死於非命，或種種細胞、組織、器官、系統都是處於敗壞的情況，那麼支撐這一個軀體的條件就解散掉了。解散的同時，大體上是「起心動念」以及一大堆生命的資訊繼續跑，結果就跑到下一輩子。剛剛提到，如果這是屬於壽終正寢的話，那很簡單，就是繼續跑；但如果說有壓抑的情緒，那麼一睡覺的時候就會反彈。同樣的，動物也是一樣。或許我們可以爲了過度開發，而對於山、河、大地和一大堆的物種進行改良、撲滅，使得這些動物全部死於非命。而這死於非命跟剛剛講的壽終正寢不一樣，壽終正寢是安詳的入睡，走到下一輩子。如果是死於非命的話，就會去找這些傷害我們的兇手。真的找得到嗎？真的找得到！白天的時候，天下之大，想要去

那裡就去那裡，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多麼的自由自在。可是，一睡覺就作夢，爲什麼總是夢到那些可怕、恐怖的情景？爲什麼不能自由自在的大做美夢？因爲，我們夢境所顯現的是依於兩個東西：第一，是基本配備，稱爲念頭起滅，這大家都一樣；第二，是在念頭起滅的過程當中，所夾雜著像剛剛所講的一節、一節的車廂，稱爲生命的資訊。這生命的資訊，就是在這一輩子、在好幾輩子的成長過程當中，我們做的什麼事情，別人做的什麼事情，形成彼此之間的關連，從這樣的關連而引發的心態倉庫。這許多的生命的資訊會引導到喜歡的東西，並以影像的投射來顯示。白天我們是使用眼、耳、鼻、舌、身這五種感官，所以能夠碰觸到什麼樣的情況，就受到這五種感官的限制。但在睡覺作夢，或死掉之後繼續跑，基於並不使用眼、耳、鼻、舌、身這五種感官，因此在念頭起滅的過程當中，就依據不同的生命資訊，來引爆出生命資訊現形的影像。現形的影像每個人不太相同，有些人可以了然分明的，有些人是模模糊糊的；有些人是彩色的，有些人是黑白的，不過只要意思到就夠了。所謂意思到就夠了，指的是：你知道你在作夢，可是你不見得對在作夢的自己看得很清楚；還有你可能知道你在面對誰，但是不見得能以彩色的畫面了然分明的看清對方。這問題還牽涉到所謂意識影像投射的能力。

一大群的動物活活的被踩死、被殺死了。牠們必然是心有未甘。在活著的時候，對於這個世間的認識是透過眼、耳、鼻、舌、身這五種感官來進行的。作夢的時候，特別是死亡的時候，基於已經不用再藉助眼、耳、鼻、舌、身這五種感官，而是以意識的變化帶著這些強烈的恐懼、害怕、氣憤、怨恨而死的。伴隨著這些激昂強烈的情緒，就對應著所夾雜的情緒，或者是了然分明的，或是模模糊糊的，就看到或碰觸到

這些景像。碰觸到這些景像之後，或者可以當場就把債務給討回來，或者是過了幾輩子之後再來算帳，這有種種不同的情形來說明彼此之間糾纏不清的冤債。大致上所要考慮的：第一，對自然世界以尊重為原則；其次，對自然世界以不傷害為原則，這不傷害是基於自然世界在存在上有其一定的份量之外，很重要的一個考慮就是：我們在這個世間，大家好好過一輩子，人跟人之間不必弄到你死我活、烏煙瘴氣的。同樣的，何必爲了到這世間來，結果我們對自然世界中的山、河、大地、動植物世界造成極大的虧欠。這極大的虧欠使得我們不論走到那裡，包括作夢或生死流轉當中，感覺上背後總有一大堆追逐驅使的債主，無法使自己在生命的歷程中想得安樂即得安樂，想要超脫就得超脫。要什麼樣的境界才可以辦得到呢？通常佛法會避免讓自己掉到彼此之間有盤根錯節、糾纏不清的情況。其次，在長期的生死流轉過程當中，偶爾因爲我們的無知，觸犯一大堆過錯，形成一大堆不平衡的關係。在佛法中，可以透過所謂的修行來改善這些情況。再者，就從平衡彼此的關係，希望能夠做一些對這個世間比較高級的幫助與回饋。仔細想想，就好比讀了一輩子的書，對應在宗教上，叫做修行修了一輩子，如果修行之後只是解脫，解脫就是不再跑到世間來生死流轉，在基督教來說稱爲上升天堂，這就是說有辦法的人全部離世而去了。如果只是這樣，這個宗教對於世間也沒有太了不起。佛法中有所謂的菩薩行，就是在修行上面辦到以下幾個條件，第一，是跟一般的凡夫一樣的面對生死流轉，並能適當的觀照生死流轉，且穩立於不敗之地，也就是讓自己在生死流轉的過程當中，不至於掉到太過不堪的情況；第二，不只是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同時能夠進一步去開發一位修行者所可能開發各種生命的內涵和能耐。將這些高級的內涵給予修練之後，他就一輩子、一輩子的轉世。我們也在

轉世，只不過凡夫是糊里糊塗的轉世，而菩薩透過幾個條件：第一，是生死流轉立於不敗之地，第二，透過修行能夠清楚的觀照出轉世的機制和歷程。第三，菩薩跟凡夫之間有一個密切得不得了的關係，就表現在觀音菩薩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在人世間中，我們會去幫一些人的忙，通常會是彼此之間有什麼關係。但是，觀音菩薩不需要有什麼關係的。祂只要看到衆生有苦難，能夠就衆生的苦難，站在衆生的立場上來感同身受。進一步，還能夠就不同的苦難情況，來領導衆生走向解脫之路。不管是人類、動物、地獄衆生……，觀音菩薩都是一輩子又一輩子的領導著大家。同時，觀音菩薩也在三界六道中引導衆生出於苦難。在這樣不只是使自己能夠提升，而且透過宗教的修行，使得修行者能夠走向一切衆生，能夠走向一切的世界。我認爲這一點是蠻有啓發性。

同時，宗教也使得修行者可以不只是跑向人類，也可以跑向動物世界，可以跑向一輩子又一輩子。跑來跑去的能耐是來自佛法的修行，把那些狹隘的成分加以排除。其次，修行者透過宗教的修練而開發出各種精華的內涵。所謂精華的內涵，就是在思辨、觀念、起心動念和生命境界的提升上，都可以有高級的開展。這高級的開展，是透過專業的修行。佛法如同專業領域的學習，只不過是佛法所面對的是一切的生命現象。佛法觀照一切生命現象變化的道理，並能從一團的變化之中超脫而出，來走向一切世界、一切衆生，來形成濃得化不開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用剛剛所講的「慈悲」去加以表現。在佛法中這個道理就稱之爲「慈悲」與「智慧」這兩者的共同運作。也就是說，智慧能夠清清楚楚的觀照、貫通到變化的來龍去脈；而慈悲能夠看到自己與周遭的人物，以及廣泛的生命世界，彼此之間內在的關連，並能設身處地爲三界六道的有情，感同身受，再透過長遠的、高超的修行所開發出來的生命能

耐，以引導所有的有情，解脫痛苦，走向安樂，淨除髒污，形成生命上的清淨。一無是處、手無寸鐵的人，也能透過學習，包括宗教上的修練，使得自己具有廣大的內涵，並在外表上能夠有十足的能耐和種種相當的條件。這是以菩薩道——慈悲和智慧——兩者的結合，來談到在佛法裡面，對於自然世界所做三部曲的第三個部分。

首部曲是適度的尊重，第二部曲是不施加傷害，第三部曲是去做因勢利導以期離苦得樂，並且走向生命的清淨、生命的廣大以及生命的莊嚴。不只是我們自己需要這樣子去提升，在自然世界裡面，眾多的生命個體也同樣可以在修行者一步、一步的引導過程當中，走向各自清淨、廣大、莊嚴的生命世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世界宗教與倫理論集 / 楊君仁編——初版——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民95

面；公分

ISBN 986-00-4711-1(平裝)

1. 宗教-論文，講詞等

207

95005316

世界宗教與倫理論集

編者：楊君仁

發行人：國立中央大學

地址：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總經銷：國立中央大學

地址：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電話：(03)4267186

印刷者：欣德複印社

定價：平裝新台幣300元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